

瑞士少女峰歷險記

少女峰 (Jungfrau)海拔四千一百五十八公尺，是歐州阿爾卑斯山中段的最高峰，位在瑞士中部的伯恩高地南邊，是阿爾卑斯山的心臟位置。少女峰的德文原意是「處女峰」的意思，因伯恩地區的居民長期觀察發現，每年阿爾卑斯山最早下雪的地方都是同一個山頭，每當冬日初雪降臨，都宛如處女一般潔淨，故名之處女峰。但中國人比較含蓄，將之翻譯成「少女峰」。

瑞士有一個古老的神話傳說，在遠古時候，有一群天使下凡來到人間，她們要選一座高山，並把這座高山精心裝扮鑲嵌美麗的花朵、成片的森林、和銀鍊似的瀑布，妝點完後還許下祝福：「從現在起，人們都會來親近妳、讚美妳，並愛上妳！」這座傳說中被天使選上妝點並被祝福的高山，就是少女峰。



↑ 瑞士國旗飄揚在少女峰山腰上，歡迎搭乘登山火車來到少女峰的遊客。

自古以來少女峰就是瑞士人甚至是歐洲人心目中的處女山，詩人歌德、拜倫、雪萊都會在山腳下仰望少女峰，寫詩讚嘆她的美麗，但都因為無法親近而感到遺憾。少女峰一直到一八一一年，才被登山專家梅爾(Meyer)兄弟所征服。

一八九六年，鐵道專家阿道夫·古耶塞勒(Adolf Guyer-Zeller)首度提出建造齒軌登山火車的構想，打算從海拔二千零六十一公尺的克萊雪德(Kleine Scheldegg)，沿著山腰弧線向上興建齒輪軌道，依次穿過艾格峰、僧侶峰腹部，直達離少女峰僅數百公尺的海拔三千四百五十四公尺處，並在那裡建一座少女峰車站和觀景台，既可避免登山客遭遇雪崩的威脅，又可把

大批遊客送上山頭欣賞少女峰的美麗英姿。短短十二公里的鐵道工程，從一八九八年動工興建，原計畫六年完工，結果卻花了十四年，直到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瑞士國慶日才落成通車。鐵路的創建人古耶塞勒等不及看到通車就過世了，但是他高瞻遠矚的計畫卻讓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，都能輕易地來親近少女峰。

我們這一次的造訪少女峰也是拜這位鐵道專家之賜，雖然是在少女峰登山火車通車九十五年之後，但還是得感謝這位先驅者的創見與推動，否則也是無緣欣賞少女峰那玉潔冰清、婷婷玉立的美麗面貌。

我們一行是從法國巴黎東站搭乘 TGV 高速火車，到法國東北部的迪戎(Dion)，在迪戎一家浙江人開的中餐館安舒酒家午餐後，換搭遊覽車前往瑞士。於下午四時三十分左右到達法國和瑞士邊界的杜安(Douane)關卡，因為瑞士沒有加入歐盟，通關時還要檢查護照，還好只是由領隊收集大家的護照送去檢查，沒有一個一個通關，只耽擱了一點點時間，隨後我們就搭車直驅瑞士的茵特拉肯(Interlaken)。

茵特拉肯的意思是兩湖間，就位在布里恩茨湖(Brienzersee)和圖恩湖(Thunersee)中間，是瑞士著名的度假小鎮，鎮上有度假酒店和小型賭場。



↑ 茵特拉肯夜裡下了一場大雪，一夜之間就變成一片白茫茫的銀色世界。

大約在傍晚六時我們抵達茵特拉肯，入住旅館後，我們到旅館對面一家有悠久歷史的 Schuh 老餐廳，享用著名的瑞士起司(Cheese)火鍋。我一向對起司過敏，平常絕不碰起司，但這一餐除了起司火鍋外，就沒有東西可吃了，我就硬著頭皮試試，結果還不難吃。所謂起司火鍋，就是在一鍋熱滾滾的起司，把生牛肉、生雞肉用一根長長的金屬插子，插著放進鍋裡燙熟，一下子就被熱滾滾的起司給燙熟了，吃起來帶有鹹鹹香香的起司味。這一餐吃得有點心驚膽跳，但並沒有什麼立即反應，還覺得蠻可口的。今晚的茵特拉肯下著雨，我們無法

好好逛街，只去了超市買一些水果，就早早回旅館休息，準備第二天的少女峰登山之行。

第二天一早起床後，卻發現昨晚還溼答答的茵特拉肯，居然一夜之間就被白雪給覆蓋了，竟然變成一片白茫茫的銀色世界，氣溫也遽然冷了十幾度，幸好我們本來就要搭乘登山火車去觀賞終年積雪的少女峰，都準備有厚外套、手套、圍巾等禦寒衣物，沒有被嚇到。早餐後，我們搭乘遊覽車出發前往四十五分鐘車程外的勞特布魯能(Lautebrunnen)火車站，換乘前往少女峰的登山火車。

上午九時三十分我們來到勞特布魯能，這裡更是一片雪白，山坡、屋頂、道路、樹木都覆蓋著厚厚的白雪，連路旁的小轎車車頂也都罩滿白白的雪。下過雪的天氣特別晴朗，遠處阿爾卑斯山的雪景，在藍天的襯托下，更顯得白得非常耀眼。眼前所見到的雪景，就像是風景明信片一樣美麗，真是美極了。



↑ 從勞特布魯能遠眺阿爾卑斯山，景色美得就像是風景明信片。

我們從勞特布魯能火車站，搭上第一段登山火車，一路上看到伯恩高地山谷山坡間的度假小屋，都被皚皚白雪給覆蓋，一片白茫茫的銀色世界。途中在溫根(Wengen)小停，上來了一批帶著雪橇的滑雪客，大約四十分鐘後，到達位在山谷間的克萊雪德，除了有幾棟四層樓旅館未被白雪給完全罩住外，四周也是一片雪白。

在海拔二千零六十一公尺的克萊雪德，那些雪橇客下車去滑雪，我們則換乘帶有齒軌的登山火車，開始最後十二公里的攀爬少女峰車程，這一段高山鐵路是穿越艾格峰和僧侶峰腹部弧形向上，大部分路段都是穿過山洞的上坡路程，即便是齒軌登山火車也是得氣喘呼呼地慢慢爬行。中途在海拔三千一百六十公尺的 Eismeer 中途站休息五分鐘，讓大家下車透過景

觀窗觀賞阿爾卑斯山雪景。大約半個小時左右，登山火車就到達海拔三千四百五十四公尺的歐洲最高(Top of Europe)火車站——少女峰車站(Jungfrauoch)。



↑ 克萊雪德是少女峰的滑雪勝地，也是換乘 JB 齒軌登山火車的地方。

↓ JB 登山火車除了剛開始一段路程外，大部分是進入山洞向上慢慢爬行登山。



就在第二段登山火車開始出發後不久，我就開始感覺肚子不太舒服，但還強忍著腹痛開窗拍照，尤其是當登山火車做了個弧形轉彎後，少女峰和僧侶峰突然呈現在車窗前，居然暫時忘記肚子痛，把相機伸出車窗外，猛拍這突如其來的美景。再一陣車窗外冷冽寒風的猛吹之後，才感覺到肚子的不舒服加遽，趕快關上車窗，還向同行的團友要了治腹痛的「鐵胃」服用。吃了藥以後，腹痛的症狀稍為減輕一些，當登山火車停在海拔三千一百六十公尺的中途站休息五分鐘時，我還勉強走到觀景窗前去欣賞阿爾卑斯山的風景。但是在最後一段火車車程，攀爬將近三百公尺的高度時，就非常不舒服，還有想嘔吐的感覺，果然火車才一抵達少女峰車站，我就再也忍不住，立刻飛奔洗手間。



↑ 少女峰(中)和僧侶峰(右)就出現在登山火車的車窗外，趕緊按下快門猛拍。

這時我心想，一定是昨天晚上的起司火鍋讓我吃壞了肚子，才會害我今天這麼慘。我一向不覺得自己會有高山症，因為我到過平均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雲南香格里拉，感覺如履平地；也登過三千九百多公尺的台灣第一高峰玉山，完全沒事；而少女峰車站海拔也不過是三千四百五十四公尺而已，當然不可能會是高山症。心裡這麼想，雖然還是很不舒服，但還是勉強自己跟著大夥兒搭乘電梯，登上少女峰觀景台，去觀賞阿雷奇冰川、少女峰和僧侶峰的奇景。走出觀景台眼前所見全部是一片白皚皚的雪白世界，陽光在白色的雪地反射下，比平常更加耀眼，要是沒有戴上太陽眼鏡，眼睛很容易受傷。

觀景台海拔高度是三千五百多公尺，雖然陽光普照，但氣溫依然很低，大約攝氏零下二、三度，戴手套、圍巾仍然感覺很冷，我勉強在觀景台待了兩、三分鐘，就感覺已經有一點受不了，又有想吐的感覺，同伴發現我臉色慘白，就催我趕緊進入室內。我才一步入室內，要嘔吐的感覺已經控制不住，又立即跑進廁所。嘔吐後總是感覺舒服一些，但整個人卻感到

越來越虛弱、無力，眼看中午大家約定的午餐時間已到，就跟著大夥兒到山上唯一的觀景餐廳，等著吃一頓少女峰的西式午餐。午餐是奶油濃湯和德國香腸麵，同伴們都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卻一點胃口都沒有，連一口都吃不下，等最後送上來甜點冰淇淋時，我才勉強吃了一口。



↑ 從少女峰火車站觀景台可以觀賞到歐洲最長的阿雷奇冰川，非常壯觀。

午餐後，中午十二時大夥兒要去參觀萬年冰洞，但我已經毫無體力無法參加團體行動了，導遊小賴就讓我留在電梯間休息室的板凳上休息，等大家參觀完冰洞後，才一起搭登山火車下山。宜平不放心我單獨一個人，就放棄參觀冰洞，特地留下來陪我。我坐在長板凳上，休息了一會兒，還是感到頭昏、胸悶、想吐，就在長板凳上躺了下來，在不知不覺中我就昏睡過去，我只感覺我好像掉入一個無底的深淵，一直掉、一直掉……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等我恢復意識醒過來時，雙眼朦朧的看到一堆人圍著我，好像有兩個穿著救難制服的老外急救人員，一個扶著我的腳，一個在按壓我的胸部，正在給我做急救。他們看到我眼皮在眨動，知道我恢復意識，他們才鬆了一口氣，問我感覺怎樣，我卻完全無法形容，因為在我失去知覺後，我的記憶是空白的。當圍著我的同團朋友都在鼓掌，慶幸我沒事，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已經到鬼門關走了一趟。

原來是在我在不知不覺中睡著之後，宜平在旁邊看到我臉色越來越蒼白，一摸我手腳、額頭都開始冰冷，覺得情況不對，趕緊跑到急救處求救，她一再催促下，急救處派出兩位急救人員前來看我的情況，一看我已經失溫，立即進行搶救。等我恢復意識甦醒過來後，急救人員說我的情況很危險，如果再晚超過五分鐘，可能就救不回來了，幸好宜平很機警，反應也夠快，立刻找專業人員來急救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

急救人員把我扶起來，倒了一杯熱熱的藥茶讓我喝下，並推來輪椅讓一點體力都沒有的我坐上，過了一會兒，我又想嘔吐，儲平就推我進廁所，把肚子裡僅有的胃液和剛剛喝下去的茶水一起吐個精光。吐完後，身體感覺舒服很多，這時已經是下午一時四十五分，下山的

火車也正要出發了，救難人員就把我扶上火車，讓我坐在最後一排躺下，並吩咐儲平和同行的其他朋友要注意我的體溫。火車開動後，我半躺在椅子上，把雙腳擱在對座的椅子上，身上蓋滿其他人的外套，胸膛和腳部都放置同行朋友提供的暖暖包，宜平、慧雯、惠雪、士峰四個人還輪流按摩我的手腳，設法讓我保持體溫。

下山的第一段火車大約行走了半小時，才來到克來雪德換乘車站，我完全沒有體力，由兩位年輕力壯的同行團員，一左一右的攙扶著我下車，我的雙腳才一下到地面，竟然又控制不住嘔吐嘔吐地嘔吐出來，把火車軌道旁的地上吐了一地，也把兩位同團的朋友的褲管給吐髒了，讓我非常不好意思。

下山的第二段火車行走的路線，跟早上我們上山時不同，不再經過勞特布魯能，而是行走經過格林德沃(Grindelward)的另一條路線。當火車下行到海拔兩千公尺以下的高度時，我仿佛變成另外一個人，所有胸悶、想吐的感覺都消失了，這時才想起來要謝謝大家的幫忙，也開始跟大家有說有笑，我跟大家說，大家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下山後我一定要請大家吃冰淇淋，還拿出數位照相機幫大家拍照呢！。



↑ 這一群年輕的朋友非常可愛，他(她)們都是來度蜜月的新婚夫婦，也都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

↑ 惠雪和士峰是一對登對而有愛心的新婚夫婦，對我們非常照顧。

事後諸葛亮，我自己回想起來，這次會突發高山症，當然還是因為起司惹的禍，起司先弄壞了我的肚子，體力差併發了高山症，加上我因為要控制過高的血糖，每天早晚都服用降血糖的藥物，所以當我因為高山症發作不舒服時，又碰上血糖過低，腦部缺氧就慢慢地昏睡過去，如果急救太晚，可能就是一覺不起了。說起昏睡後的記憶，我唯一記得的事是，仿佛看到一個半月前因溺水剛過世的小弟宗營，站在一扇門邊望著我，門後卻是一片漆黑，讓我嚇了一大跳，然後就被嚇醒了。後來我才想起來，今天是他過世後的第一個冥誕。不知道是巧合，還是他回來阻擋我通過那扇門，但無論如何清明節時一定要到他墳上去上個香。

第二段的下山火車大約開了一個多小時，才來到山下的車站，搭載我們的那輛賓士遊覽車已經等在停車場多時，就等著載我們前往此行的下一站——瑞士最美麗的湖畔小城盧森。

(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九日)

2010.04.06 9:50pm 初稿